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國朝著獻類征初編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一目錄

監司七

金溶

方浩

方桂

金允彝

徐聚倫

谷確

張惟寅

龔學海

楊輔臣

魯之裕

王鏜

張紹渠

沈榮昌

陳夢說

千從濂

梁兆榜

王啟緒

劉宗琪

周機方應元

廣楚賢

顧光旭

沈業富

周克開

盧謙

衛詣

翁耀 張經田

陳守誠

補錄

彭端淑

周於智

梁兆榜

陳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監司七

金溶

金公諱溶字廣蘊順天大興人雍正八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主試貴州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性忠純梗亮嶷嶷自立乾隆元年

皇上求直言公上培養元氣疏其略曰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養養則安不養則不安是以有天下者必以安民爲急務本朝太平久生齒日繁金饑木穰之災間或有之近年來陝西地震江南水災皇上如天之仁屢發百萬帑金賑濟恩至厚也奈鄉

曲窮氓 君門萬里未必能盡達於 聖聰幸而達矣而蠲賑之下逮者不無遺漏臣以爲補苴於旣災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災之前臣所願陳者有五事焉一曰開墾之地緩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關稅正額之外免報盈餘四曰州縣殿最首重民事不以辦差爲能五曰 巡狩之地崇尚樸素不以紛華取媚我 聖祖仁皇帝澤被八荒民到於今謳歌思慕所以然者在散積聚以充編戶輕珍玩而重人才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云凡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登極後斟酌改定以垂永久嗣後應照改例而行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俟諸弊革除後當仍照舊例而行

大哉 王言其爲 國家培養元氣至深且厚伏願 皇上敬法
祖宗事事以厚生爲急時時以國本爲念則社稷之福蒼生之幸
也當是時 上命翰詹科道各進經史摺子公又以損上益下之
說進謂頭會箕斂以裕囊橐者匹夫之富也輕徭薄稅使四海咸
甯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損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損損上益下上
損矣而反名益蓋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
聖人制卦之本意可深長思也乾隆九年湖廣總督孫嘉淦因扶
同撫臣許容事部議革職奉 旨罰修順義城公上疏云賞罰者
人主御世之大權向例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有罰鍰一項因
其素非廉吏褫職不足蔽辜是以罰令出貲效力使天下曉然知

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計故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不苟久在聖明洞鑒之中亦中外所共信也今罰令出貲效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於國體不無少損恐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孫某之操守尙不免於議罰將來一不得當而罰卽相隨勢必墮其廉隅預爲日後受罰地步是罰項行而貪風從此起不可不慎也雍正七年孫嘉淦爲直隸副主考臣爲所取之士不敢避師生之嫌而隱默不言奏上部議革職未半年上特旨起用爲福建漳州府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餘交結大府家奴勢力出長官上有吳成者設局誘羣少年淫博聞拏卽竄公半夜開門出召徼巡三四輩突入其家擒治之合城

歡呼鄉有華封村離縣二百里民納租赴愬皆不便康熙閒太守
某請設縣丞駐其地督撫批准至公到已四十餘年尙未具奏詢
其故以設官則胥吏無權故爲所格也公再具詳又爲藩司所駁
文書不下府而直行縣公大怒嚴訊縣胥得其交通狀乃詳請治
罪而設官守村至今父老歎曰微金公來我輩將奔馳道路死矣
乾隆十三年春閩省旱斗米千錢大府檄公平糶公計府縣所貯
穀止十六萬石而新穀登場尙早慮其不繼乃先勸富家出糶給
印紙令商人赴糶於豐收處又請寬臺灣米入內地之禁一面開
倉出糶而羣穀畢集民情帖然其他修文廟樂器增書院膏火皆
次第舉行前明燕王之變有漳州陳教授某率諸生六人殉節明

方浩

方君諱浩字孟亭桐城人也其尊甫樺坡先生家世行誼既有銘君生而沈毅不與童兒共嬉遊及長讀書爲文章駿發有氣中雍正八年進士初知太原祁縣調陽曲遷保德州又知隰平定二州遷知蒲州府移守潞安擢江西廣饒九南道按察副使旋調吉南贛道因公有註循例復職方需次吏部而以乾隆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疾卒京師邸舍年五十有二君之莅官臨民嚴而不苛和而不可犯旣去而民多思之不置其在隰也隰民以茹素爲羣羣數百號爲大乘教君悉召至庭而啖以酒肉人莫知其原其後逮捕大乘黨人連數郡而隰民獨免金川用兵平陽富民願輸餉而旁

郡效之者甚夥君獨以潞安地瘠民貧不爲報會 天子巡狩中

嶽取道澤潞而民田之近接道旁者吏輒令薅去青苗以俟君獨

以 鑾輿未出而廢民耕作非爲上愛民之道令耕如平時民得

以收穫而事亦辦治蓋君之仁愛自其天性不待彊而能也其在

平定州值天旱奸民扇眾譴呶求糶穀君不爲動升堂坐取獄中

他囚惕以威其被驅脅者多逃散君乃徐召奸民慰諭遣去而明

日陰捕渠魁一人論如法其餘眾悉置不問在廣饒兼攝九江府

事歲旱而米商未至洪州乏食大府檄屬郡悉運倉糧往濟君以

郡民咸待食而移粟他往恐生事請獨輸九江倉而屬縣停運比

違大府意未幾安仁以阻運罹重罪罪及守令大府乃以此重君

旋有吉南贛之調南贛自前世多不軌之民依山澤爲患害而上
游奸民據險爲亂君聞卽馳詣捕緝比大府至而謀主已就擒訊
實置之法蓋君之明敏有所發而輒中機宜類如此君所至以振
興學校爲務初在祁卽改西洋禮拜寺爲昭餘書院在潞安捐俸
爲倡以葺新郡學其在江西復聘名儒爲白鹿院長尤篤於親親
嘗推先君子之愛以事諸父諸姑及從兄弟又推太夫人之愛以
事諸舅從母及外兄弟其族屬姻戚故舊之貧不能娶久喪不能
葬及羈窮以死而不能歸者君皆爲之區畫必得當而後已噫可
謂能人之所難者也君娶吳氏子二人相梁相正女二人長適姚
芬乾隆庚午科舉人今知陝西靖遠縣次幼將以某年月日葬君

於某鄉某里某原其兄漢來請銘銘曰

允矣君聲殷雷礪羣驚聚處靚肅爽兩驂縱轡馳康莊睨者伯樂
御王良彼驚瞠目遙相望羌獨絕塵氣揚揚忽蹶不復中道僵時
值晦塞久愈光有如不信視銘章

右墓誌銘劉大櫨撰

方桂

府君諱桂字友蘭號雲軒姓方氏湖南巴陵人父顯廣西巡撫裕
釗嘗爲之家傳旣詳其繫世矣府君以雍正壬子舉於鄉從巡撫
公平貴州苗議敘隨帶軍功加二級巡撫公卒旣除喪引見以
知縣發廣東權會同縣補英德兼權曲江調潮陽以大計卓異引
見賜朝衣一襲擢雲南昆陽州權安甯晉甯兼攝易門縣事復
任昆陽乾隆二十年詔疆臣舉可任知府者雲南大吏交章薦
府君擢臨安府知府權澂江調東川遭繼母憂去官服除授甘肅
鞏昌府知府調蘭州遷浙江甯紹台道入覲賜朋黨論拓本
一貂皮二紫金錠一香珠一三十三年以估船事獲罪戍伊犁三

十七年 召還五十一年卒於家後以子貴 贈中議大夫府君

爲吏熟知民之利病而精察吏事其仁民如其骨肉然聞有利於民竭力就之如不及民所不便必釐剔而更張之長養其羸弱而鉏其暴強者奸吏蠹役豪黨根株痛斷小民咸得其處故所在以治安甯惡民楊珍暴橫閭里虎狼行前數州牧莫敢誰何者府君捕至痛懲之安甯人人額手誦府君其後府君再至有遮道先迎者問之楊珍也則已改棄宿惡稱善士焉於是知府君之治革暴頑矣府君始官廣東洊歷雲南甘肅先後治縣四州三典郡五所至有聲績循良聞於天下其遷甯紹台道入 覲至京師也宰相陳文恭公迎而亟問之曰君在甘所施設何而舒司寇稱之亟也

先是甘肅平涼慶陽鞏昌三郡大饑 詔例賑外展賑二月撥西安藩庫銀六十萬濟之府君以蘭州知府奉檄往故事首都不外從役總督文襄公舒赫德以謂賑饑至重也非方某故莫能任此者至平涼數日西安餉未至民待食急會部撥城工銀三十萬過平涼府君則以便宜輒截畱主者難之府君曰今日之事猶救焚拯溺也苟獲罪某專執其咎饑眾卒賴以全文襄公聞則大以爲善具以其事對文恭公歎息久之曰司寇之言爲不誣矣其在官尤長讞獄潮陽俗故健訟始至宿獄山積府君日晨出坐堂皇決獄日晡乃飯飯已復出四鼓猶未寢不數月宿獄二千有五十一刮剗絕世所未嘗聞也英德民有爲何人所殺者賊不得而有遺